

59  
17  
1

泰西錄話

古賀何菴著

從來泰西諸國之論畫然判為二說務遠畧者一意  
航海互市無遠不至專以吞噬為事有弱小之國輒  
攻而取之至修內者整飭法制綏懷黎庶武備嚴而  
積蓄饒今國勢盛強無虜可乘二論迭相舐排不歸  
乎一尚修內者深斥事遠畧者貪遠而遺近封域廓  
大而疆內戶親非萊也如伊斯把尼亞波爾杜瓦爾

以犯斯弊英機黎專事遠畧五大洲之地莫不為其  
所削奪而國日滋富強熾冒亦可謂巧乎立國矣  
泰西人之見以弓矢刀槍當敵為不仁謂如此者兩  
敵相掬持久不決死傷必無數不如赫然以大煩巨  
砲摧破之視之類慘虐之舉而勝敗頓決殺傷不至  
甚多斯為仁人之舉不知斯論中窾乎否也吾以大  
煩巨砲制敵敵亦振奮以大煩巨砲抗我確鬪妾戰  
積屍如邱山安見其為仁泰西人特侮蔑弱小而云  
爾故僅說得一偏

邦人光大夫漂到俄羅斯國留作多年一日有所之  
途遇俄羅斯帝出遊去所戴笠避于路旁耳俄羅斯  
邦制如此易簡可想本邦及支那扈從護衛之夥較  
之覺過于繁重然亦惟泰西之俗施無荊聶刺落之  
患故能若此本邦支那間有刺客之慮故不得與之  
侔但可痛減扈衛選熊羆不二心之士以備不虞亦  
大省勞費矣英機黎與拂蘭察甚相惡而容歲英機  
黎女王親往拂蘭察和蘭國議事亦以如秦昭囚楚  
懷石勒執王浚之事泰西斯不之為故也本邦支那

則決不得然

泰西諸國大都風土漁刈五穀弗殖貨財鮮少不與  
他邦互市無以自贍故航海通有無以圖饒裕歷年  
之久國漸富貴而舟楫益巧則厥志寢大更交易於  
萬里外之邦以綢大利既而國日益昌熾則厥志從  
而滋大周覽所互市之國有小弱易與者輒造譽誣  
罪伐而取之富強之極又且不以吞併小弱自足敢  
與大國為難如往歲蠶食莫臥兒不存遺種數年矣

以鴉片之禁與清交兵屢破其師多奪其屬島及瀕  
海之地是也泰西國勢輾轉至此真古人所謂孤始  
願不及此者然洵可畏而惡矣降乎今日吾將奈彼  
何哉不可不中倣武備整設海防以待之也亦不可  
不取彼所長以施於己國也  
大馬去勢則猛悍多力人去勢則魁闕不怯死近歲  
英機黎行師間有用之者選去勢者數十輩提刀居  
前隊令直進犯敵鋒然後以大砲隨而擊之雖至堅  
之陣莫不立摧破季世人之殫巧智乃至於斯又人

之去勢者。發聲極清亮。俄羅斯樂人或有之。明太祖  
鍾山先廟樂工亦嘗用之。執者。

泰西之史有云。大莫臥兒國為太西所蠶食。國勢日  
蹙。迄近歲。總有一城。居方二里之地。亦不能自保。而  
為隣敵所吞滅。永絕血食。大莫臥兒之先。崛起于撒  
馬兒罕之地。以混壹天竺。盛大富饒。田於萬國。未幾  
卒至此。亦可憫矣。據輿地誌畧。則莫臥兒沿海之地  
自數十百年前。盡為泰西人所據。尺寸之地。非復莫  
臥兒有。七兆已灼然。嗣後日駸。川朔。以迄于盡。蓋莫

臥兒君臣相與時國之盛大。日不供樂暢通。不思遠  
圖。士氣頹靡。武備廢壞。以致忽諸。亦殷鑒之章章者  
也。

莫臥兒之為泰西所侵削。斬焉云亡也。不獨數百年  
之宗社一旦絕祀。遺臭百世。又使泰西人占此地。為  
根據。以病迤東諸國。永貽毒千載。遺臭百世。事屬既  
往。不必咎貽毒千載。則將來之禍。不知底極。更覺可  
愾。歎耳。前年。是泰西人雖侵奪南海諸島。及傷葛刺。  
而褊小荒陋。故害不甚著。莫臥兒盛大之邦。為其所

竊據而其禍方熾。世之論者大率以為英機黎拂蘭  
察之屬。遠來自泰西。不足深憂。念絕不知。既據莫臥  
兒之地。則與清為並隣之邦。如金元之於中。則可畏  
之極也。隨園集載英機黎伐呂宋。虜五百人。泊常門。  
粵東大駭。縣令印光任責使歸之。于呂宋。英機黎唯  
唯奉命。光任畫折英機黎之策。不適去夷涉大海。數  
千里糧食必乏絕。吾過糶以困之而已。此計恐不足  
以窘英夷。及那人驕矜浮誕。全不諳外夷情。隨園所  
記未必得實。

通者泰西人之議曰。凡兩間之國。有不敢與歐羅巴  
通好者。必往伐之。泰西諸國。近歲日益富強盛大。吐  
凶矜之言如此。或曰。泰西有一母哺乳五子。蓋  
寫俄羅斯女。至之志也。言將混壹五大洲。子其意兆  
而撫字之也。志尚之大。可想泰西列國中。契爾瑪尼  
亞。雖曰古來帝國。而縱能自保。都兒格至強之邦。而  
不甚務遠征。伊須把尼亞。波爾杜瓦爾。昔嘗隆興降  
平近代。衰於弗振。此等國必無大志。獨俄羅斯英機  
黎拂蘭察三國聲勢方熾。而英機黎寂長。平吞噬斯

三國皆有席卷八紘之志。今五大洲之地，蠶食已遍。其雄志亦稍馴矣。猶且貪饕無饜，其禍未有艾。洵可畏且惡也。夫南北亞墨利加利未亞洲，其人蠢昧昏惰，其為泰西所吞滅固也。亞細亞洲產聖賢，產英雄，遠愈乎歐羅巴，乃坐視泰西囊括四大洲，漸漸削奪亞細亞，而袖手無一策，不能有過防之，豈非可愧之甚耶？英機黎降卒語清人曰：吾國今女王實為開國而來，未嘗有之。英主顧英機黎之國勢，駸駸熾大，而知降卒之言非誇也。俄羅斯帝伯多祿稱中興聖

主，勲烈赫耀，而其後加太里那才智與之匹。翼成夫鴻業，伯多祿臨殂，至遺命禪帝位，其卓邁可知也。其他泰西列國女主，祛積弊，致盛治，以至百代規準者，不遑更傳數，較之支那后妃干政，必亂敗邦家，一千年間，僅僅呂雉武曌而二人，又功一罪十，實然殊科。此何道而然也？蓋泰西諸國多北極出地，四十五度以上者，風土凄慘，陰氣用事，故婦人之勇智自有翻々邁倫者，且也。人用則為虎，舍則為鼠。支那不獨陽和溫暄，故婦人資稟闊淺，亦摧抑之甚，才畧不得

舒張也。泰西待婦人與男子無異，推戴欽仰，極其崇重。故婦人神王氣充，才畧空湧。泰西之所以多女丈夫，職是二者之由也。

泰西之俗，從無師古之說，專取道目前日用古之軍法，有所窒碍，則立變而從今之制。軍器兵械，有稍不利，則亟改作，以趨便捷。如知甲冑厚重，不便馳驟，拳軍不着戎衣，察大砲之利於刀槍弓矢，講肄鍛鍊，日精月巧，沖天砲、壁山鏡之屬，一發輒殪數十百人，可見其風尚矣。本邦支那之俗，尚祖古而不甚論事。

情。語兵法，則墨守孫吳韜畧，而不求變。論兵械，則專講明刀槍弓矢，而不甚精於砲鏡。見古人之遺甲遺弓刀，則百金購收，十襲珍弄，或且倣象古制，製造軍器，不必究其便與否，斯其崇古之意美矣。曰切於時用，則未也。本邦支那之舉，近於王道，而女流於迂泰西之舉，類於霸術，而蒸便於事，惟其蒸便於事，所以見效殊速，而甚可畏。





